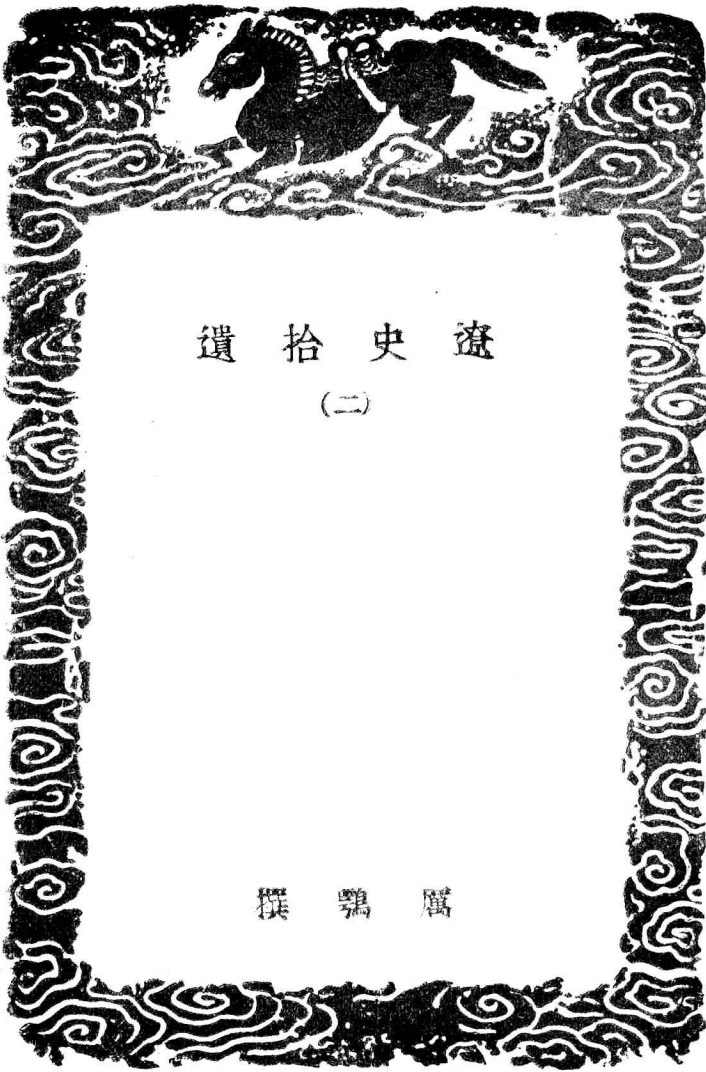


遼史拾遺
二





遺 拾 史 遼

(二)

撰 鶚 厲

遼史拾遺卷四

本紀第五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

冊府元龜曰永康王兀欲卽東丹王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善丹青尤精音樂○五代史曰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兀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

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

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答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滸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眞定。○又曰：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太后聞帝卽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陷北記曰：兀欲及述律戰於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州，北則宣化館，至西樓。○五代史曰：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

秋。○七月。補。○閏七月。○八月。

資治通鑑曰：麻答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閒，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

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以來。麻答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答。麻答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答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答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餉胡兵。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尙彊。猶豫未發。會楊安、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爲號。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兵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卽郎五也。○册府元龜曰。馮道仕晉爲相。晉末北虜犯闕。回先留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常山。閏七月二十九

日虜中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虜帥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諭之崧偶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解里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候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鬪鉞槊相及是日道若齊至與解里相見稍躊躇則悉爲俘矣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引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常露宿於草中馬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致也

鶚案太宗滅晉自汴歸北從行者六人惟李濟事遼最久張礪旋卒馮道李崧和凝留恆州徐台符隨兀欲至燕逃歸茲備其始末云又有趙瑩馮玉從北遷亦卒於契丹而瑩歸骨於汴

天祿二年○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乾祐元年四月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何蘧春渚紀聞曰晉出帝旣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盃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

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三年○夏○四月補

周質析津日記曰京師仙露寺明一統志寰宇通志俱不載順天新舊志亦無之近菜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遼世宗天祿三年所瘞中藏舍利無有也匣如石椁而短小旁刻僧志愿記具書布施金錢姓名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具列大遼皇帝皇后東明王夫人永寧大王燕主大王國舅相公宣徽令主李可興洛京留守侍中劉晞齊國夫人張氏男三司使道紀衙院馬九故太師侍中趙思溫男延照司徒李胤藥師奴華喜寺行仙馬知讓邑頭尼定徽幼澄喜溥舍利六百三十三粒欽送到舍利一百一十粒○朱彝尊吉金貞石志載釋志愿葬舍利佛牙石匣記略曰達摩禪師遠涉流沙登雪嶺得釋迦舍利辟支佛牙授與先師先師諱清珣閩川人自會同五載仲秋齋舍利佛牙到此於八年季春月莫凋十一葉染痾而逝臨遷化時將舍利佛牙付仙露寺講維摩經比丘尼定徽建窰堵波尋具表奏聞大遼皇帝降宣頭一道錢三百貫以充資助於天祿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十三日安葬施主名具鑄於後。

四年春二月○秋○七月補

五代史曰乾祐二年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常仰天

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資治通鑑曰。乾祐二年春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又曰。乾祐三年秋八月。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尙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

五代史曰。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鶚案。遼世宗破內丘。歐史漢隱帝紀云。乾祐二年。附錄云。乾祐元年。據遼史天祿四年。應是乾祐三年。通鑑亦係此年。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卽遣使致良馬。

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兀欲亦遣使襲骨支報命。獻良

馬四匹。太祖復命尙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報聘。四月，田敏等回。兀欲遣使實六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四匹。○冊府元龜曰：晉趙瑩爲中書令，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是時遼將潘聿撚稱君命，遣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二月丁巳，遣使通事舍人李聿使於遼，乞兵爲援。三月甲戌，至於遼。遼主兀欲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拽刺梅里來報聘。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於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於華陰。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卽遣燕王牒蟻、樞密使高勳，冊爲大漢神武皇帝。

五代史曰。契丹永康王兀欲與劉晏約爲父子之國。晏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輒政事。令高勳以册尊晏爲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晏妻爲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晏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輒高勳。以自愛黃驪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王保衡晉陽見聞錄曰。鄭珙既達虜廷。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罹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脅於穹廬之氈堵間。與尸而復命。

秋七月補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七月。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謝册禮。且請兵。

八月補

册府元龜曰。周廣順元年八月。契丹遣幽州教練使曹繼筠護送宰相趙瑩喪柩至其家。先是開運末。虜陷京城。瑩與馮玉李彥韜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喪柩。

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察割反。帝遇弒。

契丹國志曰。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會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輒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溥僧等率兵作亂。弒帝。

遼史拾遺卷五

本紀第六穆宗一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更名明。○契丹國志曰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天祿五年九月○丁卯即皇帝位。○改元應歷。○遣劉承訓告哀於漢。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秋九月遼遣劉承訓來告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隨遣使如遼行弔禮。

冬○十月補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會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遼兵與北漢兵夜遁。○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四年冬十月甲辰遼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會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周巡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十二月乙巳王峻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險要峻憂我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

矣。帝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我軍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宵遁。峻入晉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禹厥恥無功，釘大將一人於市，旬日而斬焉。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

陸游南唐書曰：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遺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閒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等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閒，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汎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閒脩起此事。道路所聞，亦必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設號子歸，聞奏，設號子不知何等語也。

夏四月。

册府元龜曰。廣順二年四月。定州言契丹羽林都署辛霸卿等二十三人。馬三四。并車牛來奔。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

資治通鑑曰。廣順二年六月。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駮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河東謂北漢。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册府元龜曰。李澣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廬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澣至。密謀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羈離異城。常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回。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昨天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真詔。敕祇有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卻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

齋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旣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問。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回。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款。伏乞妙延良弼。周訪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今皇驕驕。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密貴臣。尙懷異志。卽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助河東也。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棧度胡盧河入寇。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冊府元龜曰。十月辛卯。契丹釣臺鎮將王彥鎮都將盧曉文。招收軍使王瓊等八人來奔。

十一月○十二月。

冊府元龜曰十一月契丹界闕南都船務使王希乾寧軍使孫章而下二十四人來奔。○又曰十二月契丹殿頭王進龍武羽林軍校及通事舍人胡延等六人來奔。

三年春○正月補

冊府元龜曰廣順三年春正月定州言契丹兵三千攻圍義豐軍遣定州都指揮使楊宏裕選兵二百夜斫寨殺蕃酋綰相以下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又曰正月契丹王子元祿二人羽林軍使王遇軍將張超等十九人來奔。

二月○三月。

冊府元龜曰二月鎮州言部送契丹來奔銀院使張知訓等七人三月契丹羽林軍士十五人來奔。○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曰乾祐六年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我遼主詔達其貢。

夏四月○五月○六月。

冊府元龜曰夏四月契丹乾寧軍使張韜等三十八人羽林軍將王興等十五人來奔五月深州送契丹來奔麴院官李緒等十七人指揮使李重筠等十人爲儀郎四十人至京師六月契丹瀛州戎軍陶洞文等十二人及巡檢指揮使葛知友雲州牙將崔崇等十九人招收軍使李彥暉二十一人來奔是月定州送奚契丹來奔繡院使邢福順等十三人并順州刺史戴原等至闕。

秋七月○八月○九月。

册府元龜曰七月契丹羽林軍士楊士澤等十三人殿直楊晏得等二十五人來奔。是月滄州李暉送契丹降人盧臺軍使張藏英等二百二十二人馬二十三匹。八月定州部送契丹歸明軍士齊武等二十九人至京師。九月雲州吐渾指揮使黨富達等五十一人馬駝四十二并朔州軍使馬延嗣等來奔。○五代史曰出帝之北馮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四年春○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

資治通鑑曰周顯德元年北漢主閔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三月乙亥朔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

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壬辰，帝過澤州。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勦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頰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與張永德各將三千人進戰，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义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揚言契丹大至。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尙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